



宋學士文粹卷第二

蘿山雜言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疑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廬一或觸焉續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為君而欲轡之勒之檢之桡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為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覆濯濯其機采采其復
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 然然焚焚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
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
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
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
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梁藜相茂勢也亦理也
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况衆
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
弗之察愚矣

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徽名名必隳以貨徇身身必亡隳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

知名不可徽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
誠內脩不暇奚事外欲

皦皦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
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

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驚翔乎不縮縮以

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
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

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尔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
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
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
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
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偽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
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
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

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
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盛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
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精嚙其芳腴
搜其闕逸略其粗滓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
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
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鷲
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
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
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
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
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
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
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

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
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
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
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
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
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
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
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
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
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
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
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
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

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
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
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
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
而帝三王儒而王皐陶伊傳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
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我也我所願則學
孔子也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
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
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
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
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

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驚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

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故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復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孔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謚大道也由或謚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辨之也曷為辨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為周文王師封為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厲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為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為完書黃氏疑為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以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

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為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為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為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為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為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二篇為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為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為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脩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玄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嫪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

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而仲參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為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儕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聞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尔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採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為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一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老聃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王已一百七十一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氏歟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控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

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未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錄所紀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摠四千二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呪法錄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鉅李暹曰姓辛

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与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尔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万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

苞襲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母恠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蒧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

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朱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絮實益蒧夫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二卷鄭人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
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欵為政殺鄧析而用其
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
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
非兄弟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勅厲全夭折執穿窬詐
偽誅之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
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
惟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
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
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
不可哉第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
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

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
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
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
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
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于秦又稽莊周
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僖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
僖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
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于郊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
自謂程之宗君受封于周後十一世國并于溫程本商季文王之
所宅在西周當為畿內小國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
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顧併於
河內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

為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
又頗勦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
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二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
慤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書無疑
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
其文辭極舂容而議論煥發略無窘澁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
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
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
相駟子陽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
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
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
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

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一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
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揚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
即古揚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
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
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
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鯢旋之潘合

作審

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

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
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
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
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
乎厥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父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囷
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
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髓返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
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
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
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曾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全
世所傳自脩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
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皎潔若列星
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
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
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
自治功也語有詳畧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誦之亦何可哉或

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曾子所自著則
庶幾也

言子二卷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孔門弟子近新昌王煥裒論語
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偃所自著蓋非也大氏古
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
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
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
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
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
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
川雲氣謂之坤乾與先儒所言二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肇
特出之以為黃帝所作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澁之辭
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註皆鑿空扇虛以惑世

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為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
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
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
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
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瑩以仁義蓋深
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邪

慎子一卷慎到撰到趙人見於史記列傳中興館閣書目乃曰濼
陽人濼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
志云四十一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摠目言三十七篇今
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
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
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

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
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
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
輕無已皆純簡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
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濼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
一摠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
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
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蓋髣髴所謂古之
狂者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苟聞之則其
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
周何人敢指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
不至是也周縱曰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

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舜倫數敗卒
蹈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
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
也深矣夫盜跖漁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
晁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
孔子未沒之先

墨子二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脩身所染法儀七患
辭過二辨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二篇下卷尚同二篇皆號曰論
共十二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
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
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
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
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

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固然
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
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
隱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王詡一作詡者妄也長於

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押闔之術十二章又受轉圓祛篋及
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祛篋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
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氏其
書皆押闔鈞箝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
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押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
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鈞箝也量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
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
償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

易老闔關翁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
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牘等言亦恒語爾初非有甚高
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
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
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
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闔閭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
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牧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
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比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
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
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
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

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為八陣李靖得之以為六花陣而
武為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
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
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
遺說也曾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
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
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
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
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
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
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一勝者王一勝者

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為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日
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
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關土四面拓地千里宜也
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為武之
亞抑亦未之思欤然則殺妻求將鬻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
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
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
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
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
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及究其所以為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
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
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

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
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
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
公問對頒行武學号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法本古者司馬
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偽若二略六韜問對之類則固
後人依依而托之者也而雜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欤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
以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
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
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鉏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按龍客
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宣王死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
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言黃初末到京師
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管不醫

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况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托者也嗚呼豈獨序哉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墾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啓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尚猶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為疢病是猶舍人殺效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垂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真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騫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弗醇也天下未有言弗醇而能正名實者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况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二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

遷於遷書有二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諒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摠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然况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至若李斯雖師卿於卿之學懵乎未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卿為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惡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礪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蔽術曾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噫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為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為秦漢間人所作無疑攷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龜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

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扁虎須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為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為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為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孟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孟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欤其第七卷則漢孔威以所著賦与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欤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注抑此類欤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

閔明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一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偽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恠奇靡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九亡崇文摠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傲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丘略說山說林人間務脩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二篇漢志与內書同列於

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
悲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舛言而乖事實者既曰
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
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
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
之印章其實與玉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
耳今乃曰魯國召子真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
呂不韋相秦亦致辨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記六論八
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雜南之淮也古
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二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
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且後孔
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

馬光尤好雄學且曰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
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与雄者至矣是
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
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攤瑩數
文視圖告之類皆足以使人恠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
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
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余因為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
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
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
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与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
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効召鬼神之事皆誕妄
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脩煉之術

甚具洪乃時与之戾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
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
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
必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
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為
少異爾表孝政謂劉晝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
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勰劉勰孝標所
為黃氏遂謂孝政所托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
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末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為鄙淺然亦時
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
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亢倉子同三復其言為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因以名
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
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
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數為中說以行教於門人
皮唐人也距隋為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偽作乎一
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官所削然史
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為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
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
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二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
作王華鄉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以必其為房
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為牽合
傳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
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泫然而興

之言闕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問禮於闕子明此最為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揚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些言是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与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玄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子所藏者外篇三卷爾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韋諷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錄唐大中後事蓋駁乎不足議也昔劉向採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詞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徒為說苑新序二書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况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号盖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悉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張耒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盖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闕尹

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贅隅子二卷蜀人黃晞撰晞宋仁宗時人著歎歎瑣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効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黃氏間采其語謂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晞獨知辭賦矣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懿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

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穆脩脩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髯翁云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二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境接居民震驚多扶挈耄倪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為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氏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

者欲備儒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者有所
歸宿也其中疏剔舐排亦竊自謂有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屢徒
之餘書無片積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
克脫囊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遂竭蹶趨句無驚悸稍定
俾仲子璩錄之如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
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
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
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淬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
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
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金華宋濂記

